



台灣直擊：

史上最年輕原住民參選 馬躍·比吼雖敗猶榮

新聞專題

浸大明年全英授課
恐扼殺教學自主

人物

新警察故事
巴裔警員呂文迪

目錄

台灣直擊

- <P.01> 史上最年輕原住民參選 馬躍，比吼雖敗猶榮
- <P.06> 年輕選票不容小覷 青年助選團任重道遠
- <P.08> 曾離鄉，更愛鄉 台少女：雙十才是國慶
- <P.10> 2012台灣總統大選攝影篇

新聞專題

- <P.12> 浸大明年全英授課 恐扼殺教學自主

生活文化

- <P.16> 分手代理 一戀愛裡的第三者？
- <P.18> 馬姐伴成長 主僕情誼深

人物專訪

- <P.20> 新警察故事 巴裔警員呂文迪
- <P.22> 知足者貧亦樂 天星報販馮麗貞

體育

- <P.24> 思想解放：街舞助青少年發展

12



20



原住民系列報導：

台灣民歌之父 心繫原住民福祉

有「台灣原住民」運動先驅之稱的「台灣民歌之父」胡德夫在眾人擁簇之下到場獻唱以示支持馬躍·比吼參選。



【本報訊】一月十四日除是台灣總統大選外，亦同為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下稱立委選舉）的投票日。各候選人在選舉倒數階段均竭盡所能拉票，亦有不少政界和社會知名人士為他們站台。被媒體稱為「台灣民歌之父」的胡德夫在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馬躍·比吼的造勢大會現身，胡身體力行支持馬躍，希望他當選並將原住民的聲音帶入立法院，為原住民發聲。

記者：王方南 編輯：莫紫瑩

昔日生活安逸 現為生活奔波

提及原住民生活的轉變，胡德夫慨嘆現在原住民的生活和以前大有不同，「以前的原住民互助、互相照顧，生活獨立、自主，不需為明天的生活而憂慮，居住環境相當安全。」可是到了現在，大部分原住民為求生計都要離鄉背井到城市生活和工作，低技術和知識水平使他們只能做低收入工作。另有一些長期與家鄉、家人分開生活，身心疲倦，「原住民族群散居台灣各地，他們只希望在忙碌的生活間求喘息的機會。」

對於以往政府對原住民的保

育，胡德夫覺得「很不足夠」。他認為即使草根性強的民進黨上台，也未有解決原住民的問題。他慨嘆社會進步的繁榮根本沒有為原住民帶來好處，取而代之的是原住民土地被「合法」地拿走，「美麗的海岸上興建核電廠，又將廢料棄於台東原住民的地方，把監牢建於台東原住民的地方，這是台灣的『黑暗』。」他指責台灣政府漠視原住民利益，法律並無保障他們。胡德夫主張原住民要有一套獨特的體系，由自己選出來的官員來管理。

胡：分類原住民荒謬

胡德夫控訴現在生活在一個被「兩黨撕裂的社會」，兩黨輪流當政、輪流撕裂原住民。他感嘆原住民是最早居住在台灣的，曾與僑民一同分享寶島近百年，但最後卻連土地都沒有，「土地就是原住民的生命，是要歸還給原住民的。」當被問及社會發展的進步為原住民帶來的影響，胡德夫反問「進步的定義是甚麼？」他認為原住民的利益被兩黨撕裂，被行政體系撕裂，當權者上台時掠取原住民的資源，下台後原住民便一無所剩。

今年立委選舉有原住民候選人，但胡德夫覺得政府將原住民分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非常荒謬。他認為原住民就是原住民，根本不用區分平地和山地。他又批評，現在多是所謂的「平地原住民」當代表，結果在居住在山上的只能跟著走，無進步可言。

被問及應如何保護原住民的利益，胡德夫主張「保持文化」，並認為原住民的就業機會不足，要求政府為原住民提供更多保障。同時，他亦希望非原住民族群能學會欣賞原住民的文化，因為原住民是台灣的特色。另一方面，他認為要保障原住民在政府中的聲音，至少「一族至少要有一名立法委員」，才能讓原住民的意見受社會重視。

祈馬躍當選 寄語為原住民謀福利

馬躍·比吼出選立委，胡德夫希望這能喚起更多人關注原住民問題，並希望原住民的故事能「感動一些人」。同時，他亦要求政府不要再漠視原住民訴求。他期望馬躍·比吼能躋身立法院，為改善原住民生活提出好的方法。

史上最年輕原住民參選 馬躍·比吼雖敗猶榮



【本報訊】42歲，史上最年輕的原住民參選人馬躍·比吼以無黨派身分參選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不同部落均對馬躍參選表示支持：部落長老動手做競選旗幟、青年擔任義工、知名歌手亦為馬躍站台獻唱等，並期待馬躍能成功當選，為原住民發聲，尋求改變，惟他最後得4,553票，落選第八屆平地原住民立委。
記者：薛婧、黎婉嫻、王方南、李詠珊 攝影：莫紫瑩
編輯：莫紫瑩、劉雅艷、林偉昌

現年42歲的馬躍·比吼來自花蓮玉里春日部落，在立法委員選舉前在台北車站前的廣場舉辦造勢大會。來自太巴壠、港口、旅北、都蘭及新園等地的原住民紛紛從部落趕來支持，在歌手演唱間場的時間登台，操著帶有口音的國語，發出來自心底的呼聲「還我們土地！還我們家園！」一位花東青年表示，原住民不需要政府創造所謂的「就業機會」，「只想在自己的家園好好生活。」

各部落原住民力撐馬躍

夜晚微風輕漾，會場上方一面面旗幟在空中獵獵捕風，象徵原住民對自由的追求。阿美族青年介紹說，



馬躍·比吼的造勢晚會於台北車站外進行，吸引大批支持者，全場坐無虛席。

這些旗子由化肥袋製成，是村裡的父老青年義工親手做的。「村裡的原住民沒有錢」，青年們表示他們惟有用體力去幫助馬躍、支持馬躍，而旗幟上書寫的「馬躍·比吼」的名字是「原住民心中最大的驕傲」。

會場中十多名原住民小朋友一邊分發宣傳單張，一邊用稚嫩的聲音喊著不屬於他們年齡的口號「就是躍改變，改變！」，據悉他們都是跟父母從部落來台北支持馬躍。

不靠政黨財團 最有力抗爭

阿美族創作歌手阿洛表示，大學時和馬躍一起爭取原住民利益而相

識，評價馬躍性格淳樸敦厚，「這次他不靠政黨，也不靠財團，自己把保險金籌夠」，代表原住民做出反「財團政黨」最有力的抗爭。她也呼籲「每個原住民都能為自己的選票負責任，改變現在的政治狀況」。

她說馬躍從當年寫白布條抗議，到如今毅然參選，「馬躍一直承擔著民族的責任」，及後更傾情演繹一首「肩膀」以示支持。

知名唱作人張懸也到場自彈自唱以示支持，一曲之後即呼籲台下觀眾鼓勵身邊的「平地原住民」投票給馬躍，她表示對現行的立委選舉制度感到訝異及奇怪，不理解為甚麼政府將原住民候選人分為「平地」和「山地」，並限制只有同類別居民才具相互投票權。

她認為原住民立委委員就是代表全部原住民的共同利益，不應將兩者分開。「雖然我沒有資格投票給馬躍，但我要呼籲有資格投票的民眾投票，因為馬躍真的一心為原住民利益在付出。」



馬躍·比吼競選團隊在台上帶領支持者做出「就是躍改變」的動作。

了他們信心，「20萬的參選保證金就這樣湊齊，我們也更加相信原住民的抗爭會成功！」

馬躍坦言自己以前厭惡政治，更沒想過參選，但經歷過十幾年的社運活動，發覺「也許入立法院才有可能代表原住民把意見傳遞出去」。他剛剛決定參選時「根本不敢想像眼前的支持力量」，為此他對到場的朋友和支持者表示感謝。

以歡呼代替眼淚 雖敗猶榮

選舉當日，馬躍與一眾親友及支持者在公寓三樓小小的競選總部，一同收看新聞點票過程。當他得票破百、破千、二千、三千，都報以歡呼聲，遺憾的是票數到四千之後，便沒有再躍進了，最後停在4,553票。三位當選人分別為國民黨的廖國棟（26,998票）與鄭天財（23,480票）、及親民黨的林正二（13,992）。馬躍雖然落選了第八屆平地原住民立委，但競選總部中只傳來陣陣的歡呼聲。

馬躍感謝所有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支持，更不忘家鄉為他特製飼料袋宣傳旗的族人，不受政黨與財團的箝制，以原住民互相幫助的方式支持。「我們雖然沒錢，還是敢出來參選，就是贏了！」他希望自己這次的投身，可以引出遍地開花的效果，希望更多年輕人能效法他站出來發聲、爭取原住民的權益。「我們一定做得到！」

來自鄒族的金鐘影后高慧君認為，馬躍並沒有輸，「這四千票乾乾淨淨！」她認為，相較於其他倚靠政黨、甚至有買票行為的對手，這次馬躍站出來獨立參選，態度上就已經贏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的規定

中華民國政府沿襲日治時期的行政區劃分，將原住民分佈地區分為「山地鄉」與「平地鄉」，立法院在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各有三席「保障名額」。另外，若直轄市或其他縣市有超過一定人數的原住民時，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亦應設置原住民當選名額。

在立法委員選舉中，由於同一族的人口經常被分在不同的行政區域，幾乎各族都有「平地鄉」及「山地鄉」的原住民。而所選出的立法委員，經常都是以人口較多的族群佔大多數。平地原住民，以第一大族的阿美族佔優勢；山地原住民則以泰雅族及排灣族為多。

另一方面，這種原住民選區劃分卻造成人數較少的族群如鄒族、邵族等的代表永遠無法獲選的局面，使這些族群無法在國會中表達意見，因此原住民運動一向要求國會設置族群代表的呼聲，但要求至今並未實現。

了，「改變已經開始了！」她向本次的當選人喊話，誓言當一個永遠的土地捍衛者，將會持續監督著他們。

不少原住民青年都表示深受馬躍影響，變得更關心政治和勇敢為原住民發聲。擁有美麗歌聲的巴奈與那布透露，以前她對政治非常冷漠，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投立委。她堅信，為了土地、為了孩子，改變必須持續，「奇蹟，是要自己一步一步的達成呀！這次的四千多票，就像是四千多顆種子，有天會長成大樹的！」巴奈這麼期許。

張震嶽：自己的事要自己關心

壓軸登台的張震嶽坦言雖然自己有些政治冷感，但爭取土地等自然資源是「原住民自己的事情」，當然要盡一分力。他認為馬躍此次參選是一個突破，「過去村中事務主要由長老負責，年輕原住民沒有機會（參選）」，而馬躍身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二十年來一直關注原住民問題，「很瞭解原住民的需要」，故對他很有信心。

鄉親：捨不得馬躍參選

身為同一條村子的親人，在民族藝術家拉黑子印象中，馬躍一直在為族裡的事情付出，但十多年的街頭抗議成效甚微，因此想藉立委選舉進入議會，改善原住民生活。拉黑子表示，當得知馬躍參選感到十分訝異，「這次他決定參選，我們都很不捨得他，擔心他被欺負，因為他是個很溫柔的人」。

拉黑子續指出，現在很多原住民的思想仍較閉塞，有人不看好馬躍參選，但「千人兩百」活動的成功給



張震嶽壓軸登場加熱現場氣氛。



非原住民歌手張懸自彈自唱為馬躍拉票。

謝絕「假自治」誓要「做自己」



各原住民代表及綠黨台北第一區候選立委張育憬是此次「反賄選、反水庫」行動的召集者。

【本報訊】今年一月的台灣熱鬧非凡，不僅總統候選人競爭激烈，立法委員選舉也正如火如荼。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馬躍·比吼（Mayaw Biho）及其助選團隊，與民進黨台北第一區候選人張育憬，一同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旁，抗議疑有原住民立委候選人買票及綁票，旨在聲援反賄選、保衛原住民土地及權益。記者：陳嘉欣、薛婧、黎婉嫻 編輯：劉雅艷

台灣是移民社會，主要居民分別為福建人、客家人、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及佔台灣總人口2%的原住民。原住民數量雖少卻是台灣最早的居民，但近些年因土地和水源等自然資源的使用問題與政府頻起爭端。

行動劇諷喻原住民「假自治」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馬躍·比吼批評，政府近年一直在慾壘財團吞噬原住民的土地，破壞他們的家園。原住民族

政策協會監事拔尚更指控國民黨及民進黨的候選人買票，以金錢利益誘使及蒙蔽原住民，但當選後卻漠視他們的訴求。

「2012大選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聯盟」代表身穿民族服飾，到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街頭，「反賄選、反水庫」。他們先以短劇諷刺原住民立委候選人以金錢、禮品哄原住民投票，其後卻以布綁著原住民的手腳，並為他們戴上寫著「假自治」的圍巾，象徵當選立委跳票（開空頭支票），原住民的自由及發言權亦長期被政府剝削。

馬躍指，很多時候原住民是在政府的福利政策驅使下，被逼認同政府的一些做法。「原住民天性善良樸實，在台灣也勢單力薄」，每年都有很多原住民因為政府的公共建設項目而被迫背井離鄉甚至流離失所，而政府的補償只是3000多新臺幣，未能填補失去土地的損失。

國民黨：原住民沒對政府那麼不滿

圍繞原住民的福利是否足夠的問題，一直爭拗不斷。高雄市國民黨競選總部主任委員王仁宏不認同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立委候選人馬躍·比吼（Mayaw Biho）陳述原住民現時愈發緊張的生活狀態。

對國民黨政府有很多不滿。他強調國民政府一直在為台灣民主化努力，「這一點從馬英九先生在演講時一直會用原住民的語言向大家打招呼就可以看出來。」

王憶述早期擔任政府原住民委員會籌備小組召集委員時，也曾協助山地原住民建造醫院，「這些醫院每間至少造價 150 萬台幣，方便了山地居民，讓山地原住民也能使用到光透視等醫療設備。」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俞振華教授表示，「其實原住民比其他台灣人民享受更多的福利」。對於政府徵用原住民居地一事，俞教授認為土地開發是必然的，但原住民希望在發展途中，仍保留當地文化，「這是一個很多年都解決不了的矛盾」，雙方有待共識。

蔡英文最維護原住民利益

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歐蜜·偉浪指，只有宋楚瑜承認「台灣巴萊」的六大訴求，另外兩位總統候選人馬英九及蔡英文均沒有正面回應。在原住民政見方面，他認為蔡英文的「原住民族十大政見」最完整，「做得最突出」。

馬英九否定原基法惹爭議

行政院原住民族自治法草案在去年 9 月發佈後聲討時不斷，月前馬英九總統的一句「原住民基本法（下文簡稱原基法）無法實現」更引起軒然大波，被原住民維權人士斥為「知法

犯法」。

2012 大選原住民族權力促進聯盟代表暨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歐蜜·偉浪先生評價說，「馬總統這樣說是公然否認成文法案，是政府和立法院不協調的表現，會造成憲政危機。」他又指出雖然原住民人口少，但政府不應一味忽視、甚至公開漠視他們的訴求。張育憬則以蘭嶼核廢料問題為例，「為甚麼原住民要幫我們承擔現代科技的副作用？」出身台北的她認為，這種處理方式不公平，政府應當尋求更環保的用電方式，「不然就應把核廢料場建在用電量最大的台北市！」

原住民有權利做自己

「原住民一直在被要求做其他人」，馬躍回憶起日據時代小學牆上「我們要做堂堂正正的日本人」的校訓，以及後來中華民國政府強力推行普通話的政策，他表示擔心原住民文化的流失，「誰統治我們，我們就是哪裡人，這公平嗎？」

馬躍認為原住民上山打獵或下河捕魚，都是長久以來的生活習慣，「但來台幾十年的政府現在說我們這種行為破壞生態，是違法的」，馬躍指出傳統並不該由政府規定、或控制，「論起破壞環境，那麼人們每天的消費有哪一項不是破壞環境？這還不是由政府倡導的嗎？」

「幾百年來原住民在台灣從主人變為弱勢，統治者跨水而來，帶來的不是槍炮，搶走的卻是土地。」

行政院原住民族自治法的三大漏洞

相對於馬總統口中提到的「無法實現的」原基法，歐蜜認為為行政院版的原住民自治法（下文簡稱自治法）使原住民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自治法只是馬英九為了踐行 08 年當選時對原住民自治的承諾而故意做出的姿態，而否定原基法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它是 2005 年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提出的」，他認為自治法在三個主要的方面有很大的漏洞。

其一為限制原住民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權利。本來原基法作為特別法，排除了其他普通法中部分違反原住民族土地和自然資源權利之條文的效力。但自治法第二十一條中要求原住民行使其土地和自然資源權利時，要依照普通法律的規定執行。如此一來，新的自治法與原基法相比，承認的原住民權利被大幅限縮。

另外就是加大了對原住民自決權的限制。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明確規定，「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國家重要利益考量，報經行政院同意者，不受原住民族基本法規定應經原住民族同意之限制」，這也就是說，未來國家只要以國家重要利益考量為名義，就可以避開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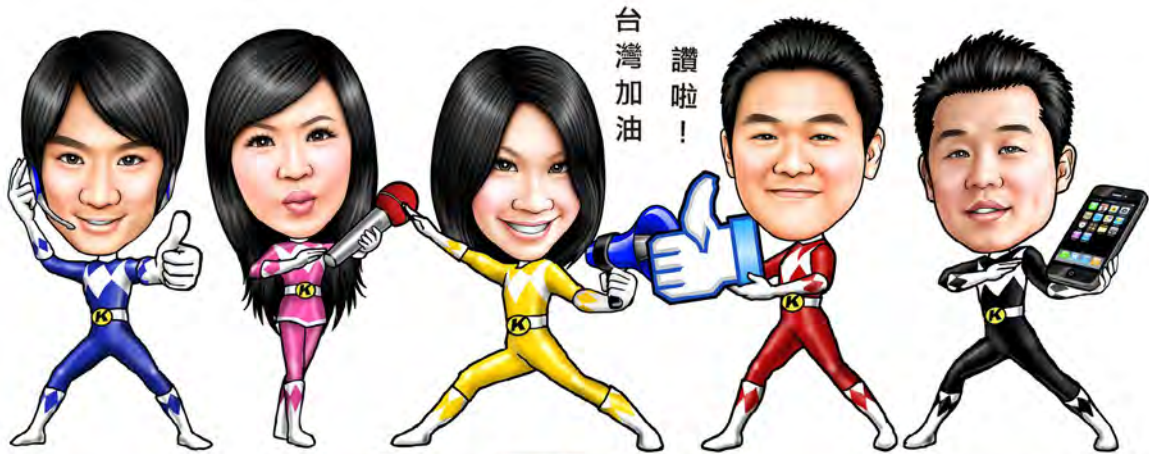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則，即是馬英九政府在該套法律中未提及政府任何有關原住民款項支持方面的責任。歐蜜認為整套行政院原住民族自治法即是政府為了逃避對原住民的責任而玩的文字遊戲。



2012 大選原住民族權力促進聯盟代表暨台灣原住民族部落行動聯盟秘書長歐蜜·偉浪指出行政院原住民族自治法有三大漏洞。



原住民戴著寫著「假自治」的圍巾，手腳被飾演候選人的代表以布綁著，此行動劇象徵原住民的自由被政府剝削。



台灣加油讚

年輕選票不容小覷 青年助選團任重道遠

【本報訊】台灣總統、立委大選選情如火如荼，各候選人四出拜票，其中首次獲得投票權的「首投族」約佔七十六萬人，大多是剛成年的年輕選民。歷屆選舉「首投族」票源均為政黨必爭之地。而今年三個陣營的競選辦公室更不約而同地成立青年助選團以搶攻年輕票源，國民黨則派出的「K5」進攻青年票源。記者：譚嘉意
編輯：林偉昌、劉雅艷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大選成新舞台 生力軍各顯本領

藍營青年助選團 K5 由五個七十、八十後年輕人組成，成員包括發言人李佳霏、殷瑋、馬瑋國、新媒體總監金志聿及新世代副總監吳清風。「K」代表國民黨英文縮寫「KMT」，「5」代表五人象徵的改革力量，旨向外界顯示國民黨和馬英九對年輕人的重視，願意為他們提供表演舞台。

實際上，馬英九競選辦公室「台灣加油讚」並非只由五位年輕人組成，競選辦轄下三個新部門，包括新聞部、新媒體部和新世代部，用的都是年輕人，整個競選辦的運作幾乎清一色是由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組成。

投筆從政 新聞小花獻身選舉

K5 之中有一個樣子娟好、談吐大方的女生，幾乎在馬英九舉辦的每場記者會都見其蹤影，她就是「台灣加油讚」的發言人李佳霏。她在中央通訊社當了七年記者，主跑外交、兩岸、總統府等政治路線。後犯「七年之癢」，轉而投身政治。

「人生總是充滿意外，當機會向你敲門時，就是考驗你有沒有接受試煉的勇氣。」她解釋，以前一直在局外觀戰，現在有機會可以進入場內看戰局如何運籌帷幄，就算最後結果不一定能盡如人意，但亦總算有所收穫。李佳霏指出，發言人不只是發言，要體力好，能歌善



「台灣加油讚」發言人兼 K5 成員李佳霏手執宣傳冊子，舉起勝利手勢，以示對馬英九連任總統信心十足。



K5 成員李佳霏（前排左二）、吳清風（後排左一）、馬璋國（後排左二）、金志聿（前排右三）和殷璋（前排右二）齊集競選總部，擺出「讚好」手勢為馬英九打氣。

舞，有時還要充當購物專家，推銷自家的競選商品，讓工作變得有趣，每天都是不一樣的歷練。

K5 同心協力，讚！

李佳霏表示，與其他 K5 成員合力完成許多活動規劃，包括發行競選專輯「WE ARE ONE」、完成「ROC BIKE」單車環島行、開設第一家總部實體商店「台灣讚助加油站」等。五人又同心協力透過媒體、網路、影片等傳播媒介，凸顯馬營的競選理念「台灣加油！讚！」。

「這兩百多個日子我把自己貢獻給選戰，現在我只想好好休息，把時間留給可愛的女兒和一路支持我的丈夫，再思考下一步。」

年青人政治冷感 策略須迎想法

「改變、求新」對年輕人是有市場吸引力，李佳霏指出，現在的年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並不容易被拉攏，因為他們活在網路搜尋的世代，無論多美麗的口號，在人肉搜索之後，真實的面貌就會現形。

「選舉一定要向年輕人下手，要了解他們的想法。」台灣政治大學廣播學系鄭自隆教授表示，由於青年的選票足以影響大局，各候選人積極搶攻年輕票源。然按去年十一月台灣媒體的民調結果顯示，

只有約一半的台灣年輕人關注總統大選。

鄭認為，即使青年人對政治冷感，都要繼續宣傳，才能跟其他黨派於選前拉鋸。而青年助選團的宣傳目標多針對後輩，重視網絡文化，例如國民黨民宣部主任是網絡專家，民進黨也有類似的專才。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俞振華亦指出，民進黨在爭取年輕人選票上一直佔優，國民黨則較弱勢，但近幾年國民黨積極爭取年輕選票，試圖「改變過去年輕人一

面倒支持民進黨的局面」。然藍營年輕團隊的自主性較綠營低，前者雖有機會參與設計和執行，但並非完全控制和自主。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則認為，台灣年輕人政治投入度高於香港。他表示：「台灣人對政治的投入感遠遠比香港人強，所以台灣新一代在早期已視政治為責任感，而不單是興趣。」另外，國民、民進兩黨對爭取青年人支持都相當積極，但策略必須精心籌劃，既要爭取年輕人的票，又要發揮青年的創造力，才可吸引年輕人的票。



金志聿（前排左）、李佳霏（前排右）與一班年輕人在馬吳全國競選總部為「台灣加油讚」開店歡呼吶喊。



曾離鄉，更愛鄉 台少女：雙十才是國慶

【本報訊】白先勇的《臺北人》道出上一代台灣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疑惑，23歲楊靜薇（GINA）在國民黨家庭中成長，但卻是身處異鄉，才深深體會到身份認同帶來的衝擊，是現實中活脫脫的「臺北人」。

記者：曾映妹、伍詩雅 編輯：鄭樂文、陳曉欣

GINA 是土生土長的台灣大學生，去年，她第一次離開成長的土地，停學一年，到北京實習。實習期間正值五都選舉之時，海外台商協會為鼓勵更多人回台投票，承辦廉價專機，接載在北京的台灣人回台。Gina 剛好附合資格「實在太便宜了，比我從台北坐高鐵回台南更便宜。」

當時的她不過是因為廉價的機票才回台投票，對背後意義不太在意。但整整一年的北京生活改變她的政治態度，更令她愈愛台灣這片土地。

嘗過內地生活 台灣人身分認同更深

她憶述首次踏足中國內地的情景，站在上海入境大堂內，面對身份認同的疑惑：「我不知道應該選 foreigner（海外居民），還是中國公民。最後我還是選擇了走 foreigner。」由於上海職員沒有阻止，她順利地過了關，笑言那時候的感覺還不錯。

但當她在北京機場再次選擇走海外居民的通道時，卻被當地公安指她是台胞，不合資格使用該通道，要求她在「中國公民」通道入境。她憶起當天的情形時，仍會感到一絲怒氣：「我覺得公安有甚麼權管我走哪條路？我就是台灣人，而不是中國大陸人！我喜歡往哪走就往哪走。」

雖然身處北京時，台灣人的身分使她經常感到矛盾，但整整一年過去，Gina 沒有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反而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感愈來愈強烈。「記得那時剛好有一場中國對中華民國女子籃球比賽，我和幾個台灣的朋友也去看了。我們好想為她們（籃

球員）打氣，可是不知道該說甚麼。」。面對有「主場之利」的中國隊，Gina 和朋友在喊口號時也有所遲疑，「我不知道應該說台灣加油，還是說中華民國加油，兩個也是怪怪的，又怕給大陸人罵，好怕他們跑過來打我們，最後我們選擇了用台語幫她們加油。」

「臺北人」： 雙十節才是我們的國慶

十月一日中國國慶當天，身處中國的她沒有參加慶祝典禮，反之她趁國慶長假期與 10 個台灣和其他國家的朋友到內蒙古旅行。「因為我們的國慶應該是在十月十日，而不是十月一日。」

到達內蒙古的時候，正值雙十節，團裡幾個讀國際政治的朋友知道那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於是偷偷幫忙把內地導遊支開，讓他們可在沙漠上畫了一面籃球場般大的中華民國國旗慶祝，「每次想起都覺得好開心，好興奮！這種感覺很不一樣，因為這個特別的台灣節日，是大陸那邊沒有的，他們不知道是甚麼。」她表示，對國慶的重視，也是一種對自己身分的認同。

從小建立公民意識

出生於國民黨家庭的她，爺爺曾任國民黨官員，家人從小會向她灌輸國民黨的知識，「自小爸媽都會告訴我國民黨有多好，怎麼樣愛台灣。」學校的公民社會課也有教她應該盡一個台灣公民的投票責任，亦會透過考試來加深他們對選舉的認識，考試範圍包括要認識台灣人擁有甚麼權利和義務、為甚麼要投票等等。

就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之下，養成了每天看報紙的習慣，即使在內地，也會「翻牆」到台灣的新聞網看報紙。在媒體的大肆報導下，讓 GINA 了解關心台灣的政治各候選人的政綱更多，從而帶給她理性思考的空間。

去年的五都選舉，雖乘坐專機回台，但卻沒有一個強烈的投票意識。結果她因飛機是由國民黨背景的台商承辦，投了國民黨的郭添財為台南市議員，「我想是一個回報的心吧，畢竟是坐過人家的飛機，總覺得虧欠了他們，要回報他們，所以投他們一票。」

對台愛不變 望台灣邁向國際

Gina 對台灣的歸屬感和身分認同愈來愈深，讓她更主動留意政治活動，而不再是「回報」的心態。現時在台北讀書的她，12 號剛剛考完期末試，便準備 13 號晚自費乘坐高鐵回出生地台南投票，更表明支持馬英九。

對去年五都選舉不太感興趣的她，卻十分留意今屆總統選舉。包括政綱、拉票活動，特別對她日後生活的影響的政策。「馬英九的兩岸關係政策比較好，畢業後亦很大機會到內地工作，兩岸關係太僵的話，工作比較困難。」

Gina 表示畢業後有意到內地工作，這並不是因為她不愛台灣，而是她希望透過在國外生活、見識更多，發掘在台灣時沒有察覺的好，讓自己更愛台灣。「當我離開成長的地方，到別的地方去，我才發現台灣是很好的，令我更愛這個地方。」

Gina 表示中華民國國慶當天，與朋友在沙漠上畫出台灣的旗，感到一分莫名的興奮。（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2 台灣總統







【本報訊】香港浸會大學教務議會去年 6 月通過重推以英語為大學教學語言，並擬於 2012/2013 學年正式執行，如教師欲以中文教學，均須向校方申請及等待審批。政策甫出台，即引來師生批評校方好高騖遠、諮詢不足，又擔心會扼殺教學自主，促請校方讓教師自行決定教學語言。
記者：鄭愛妮、林偉昌 編輯：黃昱、叶碧涵

2003 年，浸大為吸納更多海外學生，及提升本地生求職或持續進修的競爭力，落實「採用英語為大學教學語言」的政策，並以兩年為過渡期，五百多個課程逐步改以英語授課。不過，政策落實至今，只得 60% 課程以英語授課，另外 16% 以廣東話授課、14% 中英並用。有見及此，去年 6 月舉行的教

務議會，通過重推教學語言政策，若學系或課程欲使用英語以外的語言授課，須向委員會提出豁免申請。

截至去年 10 月，浸大共收到五百多份來自本科、高等學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的豁免申請，當中超過二百份為中國語文、中國文學、中醫藥和其他語文科目。由於審批需時，校方決定將政策延至 2012/2013 學年執行。

教務長：重推政策非為排名

浸大教務長蘇國生指，大學早於 2003 年開始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現時只是將既有政策重新執行，「八年過去，我們總不能停滯不前。」

他承認，校內以英語授課的

比重，確是決定大學國際排名的其中一個因素，但他強調校方重推政策，首重學生的利益。「新語言政策可進一步營造英語環境，提升學生英語水平。例如一些宗教及哲學科目，若以母語教學，學生會難以掌握一些英文專有名詞，從而妨礙他們與外籍人士的知識交流。」

學生憂政策阻學習

宗教及哲學系的林傳鐸稱，政策會增加學科難度，甚至令個別學生無法吸收知識，「哲學屬高階邏輯思維，假如同學的英文水平較低，根本沒有可能掌握課程內容。」

浸大中醫藥學會會長林耀榮亦擔心政策阻礙學習，「中醫藥學系涉及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化，用英語學習有礙學生吸收。」林耀榮

浸大明年全英授課 恐扼殺教學自主

歡迎全體教職員和同學參與，絕對有平台與校內所有人士對話，故難以稱之為諮詢不足。」楊益強強調，大學與同學需建立基本互信。「既然大學已經明確公開政策推行的原因，我們就應信任學校。」但基於同學中有反對聲音，楊表示學生會亦不會貿然支持政策。

對於學生批評，蘇國生回應指自己與校長陳新滋已經與浸大教學語言關注組成員在去年 11 月中會面，並會繼續聆聽和參考不同意見。不過，蘇表示同學需明白在執行政策前，校方管理層是沒有可能做到全面諮詢，但他表示校方亦收到不少支持英語教學的意見。蘇國生又強調對取錄學生的英語水平有信心，相信他們有能力應付英語學習。

教師斥好高騖遠

新語言政策亦未得到前線教職員的支持，浸大教職員工會發言人杜耀明直指政策好高騖遠，「校方提出的理由如國際化、提升學生英語水平等，根本站不住腳。」他解釋政策會令就讀中文中學的學生更難適應大學生活，甚至令他們懼怕有關學科，「校方執行政策就像

操控機械，命令一出便將教學語言轉到英語模式，毫不人性化，不知變通。」他提出，教學語言的應視乎課程內容而定，例如與文化和本土化相關的科目都應以中文教學。杜又建議校方可改以小班英語教學和或開設一中一英兩個班別，以滿足不同學生需要。

杜耀明表示政策最令自己擔心的是出現「學生不能學習」。他憶述一次下課後，有兩個學生上前請教不明白的地方，他問學生為何不在課堂上發問，學生則指自己的英文能力弱，故他們對在堂上以英語發問感到十分尷尬，又擔憂自己連考試題目也看不明白。杜稱，這件事令他感到痛心，不希望新政策令學生在課堂上噤若寒蟬，阻礙學習。

關注組批政策「三無」

浸大教學語言關注組曾向校方發出立場書，反對強制預設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認為教學語言應由教職員自行決定。他們在立場書中提出三點訴求：「第一，我們堅持教學語言自主，教師使用何種語言授課應該全權由該授課教師決定。第二，學術自主不容被干預，教學

指，校方為滿足同學日後工作或進修需要，而推行英語教學，理由毫不充分，因每個學系本身都有針對其本身專業要求的必修英語課程。

新舊政策審批有矛盾

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楊益強指學生會「不完全否定政策」，因政策並非「一刀切」執行。他指出，早於 2003 年，浸大已就教學語言訂立五個原則（見附表），包括與中文相關科目、宗教及哲學課程等，能以中文授課，但今次重推政策至今已有 7 個宗哲課程申請中文授課被駁回。不過，楊指目前沒有證據顯示大學推翻當年承諾的五個原則。

「大學所有重要持份者均有出席 2003 年的教務會議。在是次重推政策的教務會議上，校方的確



浸會大學教學語言關注組發言人、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亦有到場聲援。



▲關注組發起「抵制英語霸權 圍堵教務會議」抗議行動，獲 1975 年畢業的中文系校友到場支持。（社會記錄頻道圖片）

▶甚至有網民設計「香港浸會小學」的惡搞圖片，表達對浸會大學教學語言改革的不滿。



語言應該由前線教師自決，而不是由管理層或外行人決定。第三，我們相信教師的專業判斷，教師因應學生的需要作出最合適的教學策略，學校管理層一定要尊重這一點。」

關注組發言人陳士齊表示理解政策推行的目的，但不同意校方的採取手法。他認為政策會對學生和教師造成負面影響。「大學多年來以中文或中英夾雜授課均行之有效，貿然由中轉英反而會令學生難以適應，而一刀切全英教學則有機會削弱本地和內地學生理解本科知識的能力。」

陳士齊又指校方目前在政策推行上欠缺清晰細節及指引。「政策規定課堂以英語教授，是否完全沒有彈性？如果不依從，會否被處分？罰則如何？」他認為，若教師因使用母語向同學解釋艱深概念，而背負違反政策的「罪名」，毫不合理。他批評指政策令教師在任教自己熟悉的範疇時，卻受校方以行政手段干預，影響教職員士氣。「校方是以『騎呢』行政架構和以『三無』的處理手段，即無諮詢、無彈性和無指引，動搖了管理層和

教師之間的互信。」

校友促制政策路線圖

浸大校友會理事吳明德指自己從未就新語言政策被諮詢。他支持校方調整語言政策營造英語環境的出發點，但叮囑校方應著眼於執行細節和進度是否過於急促，而非再停留於應否推行政策的爭拗。

憑藉本身為投資銀行高級副總裁的經驗，吳明德體會到大學生英語表達能力的重要。他認為學生除本科知識外，亦有責任學好英語。他建議校方可就課堂上的語言運用定下參考標準，例如課堂 90% 的內容應以英語教授，餘下 10% 應在遇到艱深難明的概念時，在課後以母語輔助形式講授。

吳明德強調，校方管理層在執行政策上應制定路線圖，可分以六四、七三、八二的比例循序漸進執行，並須定期審視成效。另外，他建議校方在處理具爭議政策時，應引用政治手腕處理反對聲音，例如舉行公開諮詢，並向公眾提供資料、數據以供進一步討論。

浸會大學語言政策推行時序



學科申請豁免以英文授課程序

在語言政策下，每個科目如希望以英文以外的語言進行教學，需於每一學年初向大學申請豁免。申請的程序為：

先向系主任或課程主任申請及審批。

填交一份申請表格予教務處，並說明申請豁免的原因。

教務處會將申請交由教務議會下的質素保證委員會作最後審批*。

* 註一：一些明顯及沒有爭議需要使用英文以外的教育語言的課目，一旦成功申請，往後就不需要再作特別申請；一些特別豁免的課目（如需要更多時間準備英文教材、教授未能於短時間內適應英語教學等），則需要每年向大學申請豁免。

（資料來源：學生會）

中國文學科目

與本土文化有關科目

屬專業範疇科目

語言學科

宗哲學科

（資料來源：學生會）

語言審批變質 干預教學內容

一月十八日，學生會舉辦教學語言政策公開論壇，浸大校長陳新滋、副校長陸大章、教務長蘇國生等均有出席。論壇上，校方承諾會於今年六月廿八日，即本學年最後一次教務會議上完成所有審批程序，而當中亦有不少教職員對校方提出質詢。

會上，有中文系教職員指「中國俠義精神與現代世界」一科被校方要求改用英語授課，校方卻反指有關做法由中文系提出，令事件變成「羅生門」。而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亦表示，其部分任教科目涉及中醫知識，希望獲得豁免以中文授課，但當他向校方提出時，「高層人士」卻表示：「你可以不教那一部分」。他認為此舉是干預大學議會已審批的教學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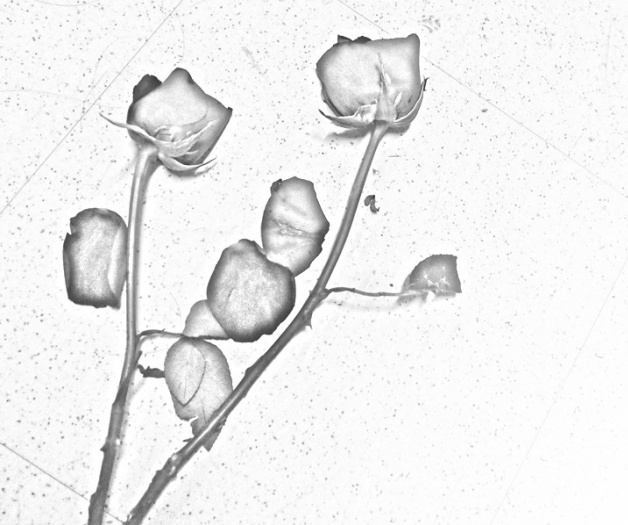
關注組斥學生會轉移視線

論壇結束後，浸大學生會發出《教學語言政策聲明》，向校方提出三大要求：一·盡快交代審批豁免的準則；二·公開審批豁免的過程及結果；三·更廣泛諮詢同學及前線教職員意見。

浸大教學語言關注組卻不滿聲明，認為學生會轉移視線，將他們對前線教師自決教學語言的要求「偷龍轉鳳」，變成要求更具彈性的審批准則。他們又直斥「學生會不要再施行鴉鳥政策和事事避忌學校高層，應為廣大師生發聲而不是與師生為敵。」



關注組成員表示堅決反對浸會大學干涉教學語言自主。



分手代理

【本報訊】22歲的阿青花了600蚊，「買斷」了自己的戀情…
記者：唐亞男 編輯：高福慧

分手不易

第一次和前男友提分手的時候，阿青說自己已經態度堅決了。戀愛一年後，阿青認為感情漸淡，她理智地跟男友闡明兩人矛盾越來越多的現實，提出分手，但遭對方反對。

開始的時候男友還語氣和緩地表達自己很愛很在乎阿青，求她不要分手。之後見阿青態度堅決，他馬上翻臉變個人，破口大罵。「他罵我喜新厭舊啊，對他是玩玩而已啊，又說我不識好歹之類的。」回憶起這些不愉快，阿青無奈地撇撇嘴角。

此後，阿青決定單方面斷交，異地的男友每天十幾通電話打來，她都不接。一個月的電話轟炸後，男友突然出現在了阿青的學校門口。「他拿著我時間表出現在課室門口那一刻，我都嚇傻了，覺得這真的像電視劇裡演的那種，冤魂不散。」

這次談分手又談得非常不愉快，男友又一次破口大罵，滿嘴粗言穢語。

「我說沒得談了，一定要分，就站起來要拉門出去，他衝過來把門一按，抓著我胳膊就把我往沙發上扔，吼我說你給我坐好。我要站起來，他又給我按回去。」

因為感覺男友可能對他暴力相向，阿青表面上妥協了，但此事更加堅定了阿青分手的想法。

偶然間，阿青在網上發現了一家上海的幫辦（幫忙辦事）公司，他們在網上提供「分手代理」收費服務，並打出「情人糾纏，一個電話，我們幫你擺脫」的廣告。阿青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商家打了電話，客戶服務人員給阿青出了這麼一個主意：公司派一位美女代理去「結識」阿青的男友，讓他們最終是由於男方放棄堅持而自然分手。阿青覺得不妨一試。

這位女代理人從社交網站上接觸阿青的男友，主動熱情地與他攀談，逐漸關係升溫，他們交換了照片並時常視頻聊天，「美女」也暗示兩人有發展空間，並提出要見面。

「大約兩個星期後吧，我假裝發現他與別的女人有曖昧，再談分手，」這也是約定的策略之一，「他雖然也說不願意，但是反對分手的態度就沒有之前那麼強硬了。後來我們冷戰了兩個多星期，他終於答應和平分手。」

整個過程大約三個星期，阿青事後轉賬600元給代理公司。她笑說感覺那一刻香港的天氣突然變好了。

戀愛速食主義？

受韓國電影《分手公司》啟發，小楊去年和兩個朋友合夥在網

購平台上成立了一家「跑腿」商店，代人道歉、表白、送花、表達感謝，甚至代人處理分手，收費從50到1000元不等。最開始，有朋友擔心他們做代理人的會被當事人誤以為是第三者，拳腳加身。對於這點，小楊自己卻不擔心，他覺得現代人處事已夠冷靜。他擔心的反而是大家的「冷靜」態度下所反映出來對感情的「隨便」。

他說，雖然現代社會男女關係的速食主義盛行，每個人的戀愛次數也越來越多，但大家同時也在逐漸適應這種分分合合的頻率。「喜歡就好，不喜歡就分。有時候他們一條短訊、一個留言就分得清清楚楚啦，哪裡需要面談呢？」小楊感慨道：「更別說害怕尷尬難堪找代理去談。」

有學者不認同這種觀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雨龍博士認為，雖然現代人的感情世界錯綜複雜，但始終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旁觀人看待這段感情可能覺得分得快又簡單，好像這段感情對雙方都不打緊，但其實當事人不會這麼看。」他認為即使在現代社會，人們對感情也是有付出的。

購買分手，適得其反？

正因為談戀愛有感情上的付出，趙博士認為「感情不是生意」，請代理來談分手正體現出了當事人對感情沒誠意。「我們中國人，在道德層次上的事從來不假手於人，聽說過有人拜佛請代理的麼？探病

戀愛裡的第三者？

請代理的麼？雖然分手代理不犯法，但卻是嚴重的道德問題。」雖然趙博士理解分手代理是現代的產物，目的是促使對方能冷靜平和的接受分手，但他質疑分手代理能否達到委託人的期望。

趙博士認為感情始終是兩個人的事，加入第三個不完全瞭解事情的中間人很有可能適得其反。「代理人又明白多少知道多少呢？找中間人去談，如果當下對方有疑問不能得到解答，反而會加深雙方的誤會和仇恨。」

分手代理小楊的經驗之談卻是現實中適得其反的例子並不多。大部分委託人是害怕「分不徹底」才找代理。當有外力介入時，「被分手人」通常會「哀莫大於心死」，「他們會覺得，對方連分手都不願意親自說，真的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所以小楊相信代理分手時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購買愛情，不勞而獲？

踏入戀情兩年的傳播系學生俞斌認為，不論是表白還是分手，語言表達都至關重要。有的人確實不善言辭，請一個擅長語言溝通的幫忙也無可厚非。「代理表白，就被認為是浪漫，那代理分手，又有什麼不妥呢？」但被問及會否考慮選擇這種方式，俞斌沉默了一秒後搖了搖頭，說：「兩個人的事，能的話還是自己處理比較好。」

也不全是拆散別人的「第三者」，小楊也曾經做過「月老」來

成人之美。

年初一位女白領找到他，說要「事業有成、青年才俊」形象的「追求者」一名。「我們的人開著租來的賓士就去了，捧著玫瑰去接委託人下班，碰巧被她男朋友看到，」小楊笑道：「後來也聽委託人說，她男朋友對她更好更體貼了，受了刺激也知道要奮鬥了。」

對於這個個案，研究社會學和人類求助行為的趙雨龍博士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花錢得到的感情能算感情麼？且不說對方如果知道這是試探和演戲會是什麼反應，單說這一次花錢買到了效果，下一次感情有問題又怎樣呢？是否再找一次代理再演一次戲呢？」

他認為，不付出感情就想得到收穫的行為就是一種不勞而獲，一次不勞而獲可能沒有問題，但養成不勞而獲的習慣就一定出問題。

「當事人既害怕對方不是自己期望的樣子又害怕被拒絕，才求助於外力，」趙博士表示，「總的來說，現代人對感情沒有太多的信任和委身。」

後序

阿青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事隔兩個月，她又接到了前男友的電話，雖然對方還沒提出復合，但阿青隱約感到有這個可能。阿青說，這一次不確定會不會再找代理幫忙，「可能靠自己吧」。



馬姐伴成長 主僕情誼深

【本報訊】香港女星葉德嫻在威尼斯影展中憑《桃姐》榮登影后，馬姐一角賺人熱淚，也勾起了不少上一代港人的回憶。馬姐曾是老香港中產至富戶家庭中必然存在的角色，標誌著香港昔日的傭人文化及富有人情味的舊社會。當社會漸漸遺忘了這個行業，馬姐的一生又是如何度過的呢？

記者：林穎 編輯：劉雅艷

馬姐又名「媽姐」，順德話解作「自梳女」，意即女性自行盤起頭髮，梳成已婚婦女的髮式，以示終生不嫁。部分自梳女首先離開家鄉打工，安頓好後，再介紹其他姊妹梳女到外地工作，亦有些人通過「水客」（指來回南洋與內地的買賣家）安排到海外「打住家工」。

然而，並非全部馬姐都屬自梳女，當中有些是已婚或未婚女士。曾被馬姐照料的傳媒人劉天賜說，很多農村婦女，因生活貧乏而到大城市，如香港、澳門等地「打住家工」謀生。馬姐是自由身的受薪傭工，有別於「妹仔」。

家貧走上馬姐路

現年 84 歲的王女和 91 歲的吳滿福，都是當年為富戶打工的自梳女。

大陸解放後初期，經濟仍未穩定，農村家庭生活拮据。兩人家中各自有數位兄弟姊妹，經濟壓力沉重，單靠母親工作維生，實在應付不了。於是，出身農村家庭的小女子也得背上養家的擔子。

王女說：「當年鄉下貧窮得連吃的都沒有，只有我一個人出來打工，鄉下有弟妹和母親，要養活他們，就要繼續在香港工作。」透過朋友介紹，當年 17 歲的王女，經水客安排先到南洋打工「湊仔」，一做便是 16 年。1961 年，她來到香港繼續馬姐生涯。

「我們其實是工人」

「人家叫我做馬姐，我們其實是工人。」王女稱，馬姐的工作主要是打理家頭細務，在工種上主要分作「一腳踢」、「打雜」、「洗熨」、「煮飯」、「湊仔」和「近身」六種。由於香港的家庭普遍不及南洋富裕，所以香港的馬姐大多是「一腳踢」，買菜、煮飯、洗熨、清潔都一手包辦，照料家庭的每一細節。

王女來港後，在清水灣一戶中國人家庭打工。她憶述，當時的僱主對馬姐沒甚麼要求，不需懂英語、廚藝不需特別精湛，甚至是

「見人就請」。相反，當僱主建議的工資太低時，馬姐卻會提出異議，甚至主動放棄為那個家庭打工，「只要有熟人介紹便可，做得不開心就不做！」

馬姐好比少主的娘

自 33 歲開始，照顧少主的時間幾乎佔了王女大半生。王女笑言，三位少主都喜歡親近她，甚於親生母親，女主人外出時，少主們不會感到不快，但王女外出，他們竟就覺得不開心了！「想起他們兒時就很開心，每天放學回來看不見我就哭了。我閒時到工人房燙衫，他們看不見我就來找我。我們不像菲傭那樣，每星期有假放啊！他們的父母閒時逛街，放假就打麻雀，小朋友無人照顧，不捨得丟下他們！」

她昔日照顧的「兩仔一女」，現在已 50 多歲了。被問到有沒有與少主爭吵時，王女毫不猶疑，「沒有！他們都好好！他們都很聽話的！我說甚麼他們就做甚麼！」她還自豪稱，有兩個少主讀喇沙，另一個讀拔萃，「逛街食飯都會帶我去。少主生活得很開心！我把他們照顧得很好，個個都沒有病，肥肥白白！」

王女稱，么女最喜歡跟她一

起，看到哥哥打架就抱著王女不放。「不像現在的菲傭，他們兩兄弟打架，我兩個都不幫。我說再打的話，我兩個都不疼了，他們便立即收手。」

「做得好才對得起主人」

有別於王女，25歲便來港工作的吳滿福，打的是「西人工」，主要負責煮飯。吳會操幾句常用英語，但平常在主人和馬姐之間傳遞信息的，則是操流利英語的中國籍保姆。吳滿福表示，打「西人工」的待遇比打「中國人工」好，「外國人沒中國人那『巴閉』，實話實說，要你做甚麼就做甚麼，比較容易相處。」

雖然吳滿福「由朝做到黑」，特別是宴請賓客的時候，有時做到晚上12點才能停下來，即使再辛苦，她卻堅信「做得好就對你好，沒有人難為你。要做得好好，才對得起人。」

吳滿福憶述，其兄長在南洋娶媳婦時，她想暫時開服侍家庭，希望戶主另請傭工代替。怎料，主人關心她何時能返港，繼續待在家中，「當我走的時候，他們叫司機載我走，到機場時哭個半死，請我回港時繼續服侍他們！」外國家庭對吳滿福烹調的中國菜特別欣賞，有一次，她煮的齋菜無意中被僱主發現到，僱主立即打賞她40元，

希望她能再煮一趟。

飲水思源 反哺之心

「年紀老了，工作能力漸低，也得辭退。」到了退休年紀，主僕的「名義關係」終歸要是結束，但主僕之間的情誼，卻沒有被時間巨輪捲走。

么女結婚後，僱主舉家搬到澳洲悉尼，「她結婚時我很開心，我不去酒樓她就哭起來，說一定要我去酒樓帶襟花、為她證婚。」王女稱，這是因為她疼少主，少主也疼她。他們請王女到澳洲幾個月暫住，順道「湊仔」，後來更挽留她定居澳洲、一起生活，但遭她拒絕了。

「悉尼沒有白米飯吃，現在很好呀，他們回港就來探我。我不跟他們到澳洲去了，帶我過去白天都把我送到老人院照顧，他們要上班嘛……」千言萬語，娓娓道來的原來是這一句：「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累。」

以前的僱主亦不時來安老院探望王女。「大仔結婚、生仔都帶過來給我看，不錯呀，好像自己人一樣，我生病了就把我從醫院接回來。」

馬姐行業雖式微，但濃厚的主僕情卻讓馬姐們足以回味到老。

馬姐待遇好 薪金可比技工

50年代，馬姐的薪金非常可觀，以「打雜」為例，月薪介乎6至7元，與當時的技術工人入息相若。其後，馬姐月薪升至約20元，相當於現時的八千元。到70年代，馬姐的月薪再升至150至200元，部分馬姐在70年代末，月薪更高達千元。

劉天賜指，馬姐並無固定薪金，如僱主要求較高，馬姐開出的薪金要求亦可以隨之提升，例如每個月有一次打賞、包雙糧或每月替馬姐做一套新衣服等。如馬姐遇到不合心意的工資或條款，有權「東家唔打打西家」，自由度相當高。

「姑婆屋」小檔案

部分自梳女會合資購買房屋，然後一起居住，讓退休的馬姐能回鄉頤養天年，這就是耳熟能詳的「姑婆屋」。姑婆屋奉行「師徒制」，徒弟多是自梳女的養女，經自梳女長期觀察和給予考驗。如女孩有意梳起，又合自梳女心意，便會收為徒弟。要養老的師父到「姑婆屋」居住，生活由徒弟來照顧，死後將由徒弟承繼其所有財產。

馬姐的姑婆屋大多分佈在內地廣東省，香港則幾乎沒有姑婆屋，因留港的馬姐大多會在安老院或佛堂居住，根本沒有合組「姑婆屋」的需要。

沙田先天道安老院中，有7成以上住客是已退休的馬姐。社工表示，先天道安老院是佛堂轄下院舍，近山有佛堂，提供寧靜空間予人休養。馬姐多篤信佛理，希望人生最後階段

能在佛堂中安靜度過，佛堂彷彿成為她們服侍家庭以外的依靠，讓她們與金蘭姐妹共度餘生。



新警察故事 巴裔警員呂文迪



【本報訊】從去年開始，元朗出現一位昂藏六尺、輪廓分明的年輕警員，一身黝黑的皮膚源自其巴基斯坦裔血統。他的膚色很可能顛覆香港人對警員的固有印象，對此他大方自嘲「黑色的警察」。他，名叫呂文迪。
記者：吳嘉玲 編輯：馮晉研

巴裔外貌是雙刃刀

「為甚麼想做警察？因為我從沒有見過非本土族裔的警員，我覺得有個黑色的警察在街上巡邏很特別。」二十一歲的呂文迪輕鬆笑說，「同事和朋友常開玩笑，稱我是戴了黑色面具的香港人。」土生土長的他家住天水圍，就讀普通文法中學。他從不認為膚色和種族分野是個問題，志願成為公平的執法者。

呂文迪駐守元朗，是本港其中一個最多南亞裔人士聚居的社區，擁

有巴基斯坦裔面孔的他，自覺辦案時面對少數族裔人士較同儕有優勢。「少數族裔普遍對警員不信任和有敵對性，但我的樣子讓他們感到親切，比較少引起他們的反感。」呂文迪認為，警察有責任協助市民解決困難。「最重要是能解決事件，我會盡量利用自己的優勢和他們溝通，讓他們知道警察平等會尊重任何市民，包括少數族裔。」

但俗語亦有云：「針無兩頭利」，巴裔外貌對呂文迪的工作是把雙刃刀：一方面較易獲得少數族裔信任；一方面卻容易造成偏私之嫌。「因為我的種族，有時會引起尷尬情況，別人容易誤會我，認為我會偏私少數族裔。」

因此，處理涉及本地人和少數族裔的案件時，他特別小心。「我反而會先接觸本地人，同事則先和

少數族裔人士溝通。因為第一印象很重要，你先和誰接觸，誰就認為你較尊重他。」聆聽過一方的論述後，呂文迪和搭檔會交換崗位，與另一方溝通。「我的信念是做到公平，不針對任何人。」

土生土長的呂文迪跟少數族裔人士在語言溝通上並無優勢，「我會用英語和他們溝通，因為我基本上不懂任何少數族裔語言。」他坦言自投身警察工作後有向父親「補習」，學多一點巴基斯坦語，以便工作時聆聽同鄉說話。他表示，有些少數族裔人士很「聰明」，會裝作不明白英語，以方言回答警察的問題。

不過，呂文迪強調，即使他懂巴基斯坦語，亦會選擇以英語和少數族裔人士對話。「我要確保同事聽得懂我和他的對話，避免有秘密交談之嫌。」他認為自己既是巴基斯坦裔，更要小心處理語言溝通問題。

祖孫兩代共譜巴警歷史

從小愛看《警察故事》的呂文迪，原來流著「警察的血」，他的祖父亦曾是香港警察。「六、七十年代時，祖父在港當警察。後來祖父退休回巴基斯坦生活，父親和我們則留港定居。」

在呂文迪祖父任職警察的年代，香港常有印度、英國和巴基斯坦等非本土族裔人士當警察，「差人」



呂文迪畢業後與招募組同事到中學向少數族裔學生講解投考警隊的程序及分享。

一詞正因香港人俗稱印度人為「呀差」演化而來。

當知道呂文迪成為警察後，呂文迪的父親立即致電通知身在巴基斯坦享受退休生活的祖父。「祖父知道以後十分開心，感覺有人傳承使命。」雖然祖父沒有回港參加呂文迪的警校畢業典禮，但在電話中亦表示十分欣喜。

然而呂文迪當警察的志願並非受祖父影響，他坦言，跟祖父的接觸不多。影響呂文迪成為警察的，是他自小就有一顆爭取公義的心。「小時候我寫《我的志願》是當律師，因為律師可以為市民爭取公義。不過長大後才發現當律師要很好成績呢！」

自中學開始，呂文迪便立志成為警察。「我從沒有見過非本土族裔的警員，我覺得有個黑皮膚的警察在街上巡邏很特別。」最終呂文迪順利由學堂畢業，2010年成為正式警員，為香港巴基斯坦裔及少數族裔警察歷史寫下新一頁。

盼拋開種族標籤

呂文迪在巴警歷史中是個重要的名字，而「回歸後首名少數族裔警員」於許多人而言都是個特別的身份，不過呂文迪希望市民可以消除種族成見，視他為普通的警察。「我投考警察後七、八個月一直沒有首名少數族裔警員的標籤，警隊也沒有特別強調。」直到去年五月，呂文迪才被一間報館的記者發現。「有一次我在元朗辦案，恰巧有記者來採訪，他發現我的樣子特別，翌天報館便派出另一名記者來採訪，不過我沒有接受訪問。」

後來有關呂文迪的報導刊登在報紙，並夾雜居民的負面批評，有居民表示不接受巴裔警察。「我看後心裡有點不舒服，但很快就調整過來，畢竟別人的想法自己控制不了。」

面對歧視依然豁達的呂文迪，從小受本土長大的中國籍母親影響。「小時候和妹妹到公園玩耍，不時被人稱為『差仔』。媽媽常教我不用介意別人的歧視，漸漸我也習慣了。」他表示，如巡邏時遇到市民的奇異目光，會輕鬆面對，提醒自己專注於公平執法工作。「市民可能會覺得很新奇，有個外族樣貌的警察。」

呂文迪完成最後一次體能試。



警察工作常要面對群眾，雖然曾為呂文迪帶來歧視，不過他認為警隊的制度已比許多機構開明。「警隊講求公平公正，不會因為我的種族而有任何優待或針對。」他表示，警隊學堂最初會關心他的宗教背景和飲食習慣是否需要特別配合。「當我表示與一般香港人無異後，警隊便沒有再詢問我或特別照顧。」

進入學堂受訓後，呂文迪沒有受到同學歧視，更結識到兩位好朋友。「我們八個人住在一間房，共同分擔房間的打掃工作。所有同學都厭惡清潔廁所，當時我和兩位同學自願負責，日子久了便成為很好的朋友。我當他們是哥哥，畢業後仍會相約聚會。」

警隊制度賞罰分明，在學堂受訓時，呂文迪亦曾受罰。「有一次我被警司責怪我的步操不好，他問我來自甚麼班別。學堂要求若遇上這種情況要向副班主任報告，結果副班主任罰我一夜間抄好五千個「Left Right」生字，而且每個英文字母要用不同顏色筆抄寫。」呂文迪並沒有因此而有不甘，反而樂於成為班上的普通學生。「我喜歡和別人一樣，不論當學警還是正式的警察，最重要的是成為公平的執法者。」

望成年輕一代榜樣

加入警隊短短兩年的呂文迪已為招募組出席九次講座，向少數族裔的中、小學生講解投考要求，並鼓勵他們不要因自己是少數族裔而自卑。呂文迪認為，現時本港的少數族裔警員不如祖父年代數目多，是由於警隊在回歸後曾新增入職要求為「會考

中、英文科合格」，許多有志投考的非本土族裔人士中文水平未能達標，因而卻步。「幸好近年的投考制度有所改變，若會考中文不合格，考生可以改考另一個政府語文試代替。」

他慶幸從小便學習廣東話，用中文溝通沒有問題。「小時候媽媽不想我學巴基斯坦語言，因為她害怕我的廣東話會有巴語口音，而且專注學習中文有助我了解中國文化和在香港的發展。」結果呂文迪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於香港中學會考的中國語文科及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科皆獲「良好」（相等於第4等級）水平，其中聆聽及說話部份更獲5*最高等級。

呂文迪希望新來港的少數族裔年輕人可好好學習中文，打破語言障礙。「我到過一間學校分享，發現他們的少數族裔學生被編成三十人一班，與本地學生分隔。少數族裔學生只會用方言溝通，不會練習廣東話。」

他認為，一些在港少數族裔人士是由於沒有足夠金錢、為生活所逼才犯下偷竊和行劫等罪行。「他們的學歷水平較低，不懂尋找機會，又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所以呂文迪希望年輕一代的少數族裔人士可以積極裝備自己，亦希望自己的故事能鼓舞他們。

性格開朗的他，對在警隊的發展感到樂觀，並希望成為重案組探員(CID)。「若你有能力和認真工作，別人一定會接受你，你不會因為膚色問題而沒有出路。」

知足者貧亦樂 天星報販馮麗貞

【本報訊】夜闌人靜的天星碼頭，一個蓄著紅色短髮，身穿桃紅色汗衫的女人，正為報紙套上一張張內頁，動作俐落，還不時以豪邁的聲線大喊：「還差三十份！」她就是報販馮麗貞，人稱「肥姐」。
記者：丘夢琦 編輯：馮晉研

「當初也不知道做報販有甚麼好，甚至入了這一行，只覺得好玩、有趣，一做就是那麼多年了。」肥姐一家三代人在天星碼頭經營

「展記」報紙檔已有六十多年。「我婆婆那年代，報販拿的是流動小販牌照。我母親小時候就手捧著報紙，背著裝了報紙的大布袋，四處叫賣。」

十歲那年，肥姐開始到婆婆的報紙檔幫忙。「那時候剛打完仗，報館、印刷 大部分都集中在中環利源東街。我們在印刷廠搬出新鮮出爐的報紙，一份份的摺好，再運上船，把報紙送到對面海的報

紙檔。」她憶述，利源東街的店舖通常在晚上十一點關門，報販要自備大光燈幹活，把整條街照得燈火通明。後來報紙重量增加，報販沒法搬得動，發行方法也改變，肥姐要幫婆婆把報紙搬上車，運到報攤。

兄弟姊妹感情深

五十年代，肥姐生於八個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因工作關係，母親無暇照料家庭，兄弟姐妹要互相照顧，感情特別深厚。「小時候爸爸給了二姐一毛錢，她買了一碗粥和一塊煎餅，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分享，吃的可高興了！」肥姐的大哥和大姐本來在報攤幫手，後來，他們到工廠工作，報攤工作就交給她和兩個弟弟接手。談到也在做販報業的二弟，肥姐笑說，「他老是欺負我，以前我們玩遊戲輸了的要負責燒飯，他輸了就賴皮，結果還是我替他燒。」

年少時的肥姐十分調皮，經常在幫婆婆看管報紙檔的時候找樂



肥姐每天凌晨都會回到到檔口開檔，摺報紙。

子，自得其樂。

「我婆婆那個年代，報販賺到的零錢就放在地上，按不同銀碼放在一個個筲箕裡面，我最喜歡幫著數錢，把錢倒出來一個一個的數。婆婆看我數的那麼起勁，就說「給你幾毛錢吧！」「那時候心裡不知有多高興，可以去買巧克力豆吃！」

勤奮性格源自母親

肥姐一點也不「肥」，結實的她倒有點像田徑運動員，原來「肥姐」這個名字乃是來自她母親。「人家都叫我母親『肥婆展』，這就是『展記』的由來，我便一直叫自己「肥婆」。小時候母親辛勞養家，讓肥姐記憶猶新。「母親幹活辛苦，早出晚歸，經常從早上六點多做到晚上八點。」

肥姐說，自己也受到母親勤奮的性格影響。「她沒有受過甚麼教育，自己看報紙學寫字，漸成習慣。我現在也會每天看報紙，自己讀的書不多，唯有在「社會大學」學習多一點知識，不至於與世界脫節。」

雖然請了兩個夥計幫忙，肥姐仍堅持事事親力親為，年終無休。禮拜天也會來摺報紙，讓夥計送到寫字樓，每次工作完成後，手上總會沾滿黑漆漆的墨。訪問當天，肥姐發現有報紙代理給漏了一批報紙，連忙趕到油麻地批發代理行處理。「沒有甚麼難不難捱的，都已經過了大半生了。」

從容面對困難 笑看人生

四十多年的辛苦經營，換來的是傷痕累累。「夏天尤其辛苦，



肥姐熟練地往報紙裏套上一張張內頁，動作迅速。

天氣酷熱還要頂受旁邊公共汽車站排出的熱氣，每天喝 1.5 公升的水還是不夠！」早上摺完了報紙，衣服都能扭出水來，一天要換幾件衣服。」

由於長年累月搬報紙，夾內頁，肥姐的手臂已經無法伸直，也勞損了手指和腰骨。「手指會痛，有好多次半夜裡痛的整個人驚醒。腰骨也疼，預測天氣變化比天文臺還靈！」她笑說。對於這一切，肥姐選擇以樂觀的心境堅強面對。「沒辦法，要生活，要生存，就要幹活。難道要攤手掌問人拿錢？」「沒甚麼不開心的，知足就夠了。」彷彿對一切都看化了。

豁達的人生觀，源自十年前的一場大病。「以前的自己很在意生意，壓力很大，直到十年前患上甲狀腺炎，一下子消瘦了很多。痊癒後學會不要給自己那麼多壓力，會自己開解自己。既來之則安之，做得了就做，做不了也沒甚麼，反正自己還「行得走得。」

報販行業漸成夕陽行業，肥姐坦言生計難以維持。有些顧客看完報紙便隨手一丟，根本無心購買。她又經常收到阻街投訴，也令她感到無可奈何，「沒辦法，他們有兩個口，我們只有一個，很難跟他們講個清楚明白。一出生，進了這個世界的門口，就要學會接受。」她淡然地說。

待客之道在乎誠

生意難做，但肥姐仍堅持真誠的待客之道。經營報紙檔多年，有熟客經過時，沒等顧客開口，肥姐就已經把套好塑膠袋的報紙遞上。有熟客前來一下子買八份報紙，肥姐怕對方拎不動，把報紙放進袋子，還特意為對方分成兩袋，說是怕重。

訪問途中，有遊客想到沙田龍華吃乳鴿，向肥姐問路。肥姐回答「又貴又不好吃，不如去大澳、長洲吃海鮮！」還教他們去長洲的方法。「能夠做我的顧客，也許也是講緣份。」

打拼了四十多年，肥姐表示從沒想過退休。「有很久不見的小學同學問以後上哪兒可以找到我，我回答他們說，只要上天星碼頭，就能找到我。」

後記：

訪問過程中，肥姐對記者處處流露關心，提醒記者天氣快冷了，要多穿衣服，戴上圍巾，以免感冒，又多次提醒記者要看好自己的袋子，還問記者要不要飲料。沒料到，肥姐剛強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顆柔軟的心。



肥姐一家三代人在天星碼頭經營「展記」報紙檔已有六十多年，風雨不改。

思想解放：街舞助青少年發展

【本報訊】街頭舞蹈在九十年代初由歐美傳入香港，由於舞步創新時尚，深受青少年歡迎，近年亦有不少本港團體舉辦街舞興趣班和比賽，向大眾宣揚街舞文化。歷經悉年，不少父母仍視街舞為無前途、反叛的運動，設法阻止子女參與。有團體指出街舞其實有助青年成長，甚至有助邊緣青年回歸正途。

記者：黃康婷 編輯：黃昱

跳出精彩 盼父母認同

莫馳鳳（Momoko）在中學時期接觸街舞，自此醉心於這「潮流」運動。三年前，她參加「天比高創作伙伴」的遴選。當時從未接觸過街舞的她，在數百人中突圍而出，其後參加密集式的街舞工作坊。

導師們認為莫馳鳳很有潛質，相繼邀請她參與大型表演，如國慶花車巡遊、明星的演唱會等。莫馳鳳十分享受這些演出，她衷心希望父母可以到現場看她表演一次，所以每次表演前都將門票放在父母的床櫃上。可是，他們卻從沒出現過。「跳舞無前途」的看法植根在莫馳鳳父母的心裡。他們抱怨女兒花太多時間練習，耽誤學業。她的母親曾自行到「天比高」，替莫馳鳳辦退出手續，同時要求導師別邀請她表演。莫馳鳳表示自己曾考慮過滿足雙親的要求，放棄街頭舞蹈。

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改變了她的想法。原來負責舞蹈工作坊的導師告假，改由一位著名導師代課。當時代課導師的一番話，她至今仍刻骨銘記：「時下的年青人太容易愛上，又太容易半途而廢。人應該不斷挑戰自己，跳街舞好辛苦，好難熬，要懂得享受痛苦，你才可以堅持到底！」這番話燃起了莫馳鳳心中的熱誠，更成了她的座右銘。她認為只要努力，某天父母一定會站在台下為她打氣。

莫馳鳳希望透過街舞比賽，令父母對她另眼相看。於是她創立了舞蹈團體 Swagger.G，「我想找一些

和我一樣有熱誠，對舞蹈執著的隊員。」她四出尋找志同道合之士，機緣巧合下，認識了有相同經歷的黃嘉希。

父母釘門為禁跳舞

黃嘉希父母用心栽培女兒成才，她先後學過拉丁舞、芭蕾舞、古箏、書法和水彩畫。但「有心栽花花不香，無心插柳柳成蔭」，在中學時黃嘉希與同學抱著「柴娃娃」的心態加入舞蹈學會，學習街舞，慢慢地她發現自己已深深愛上這項運動。

中三時黃嘉希（Cheri）當上學校的街舞學會會長，每星期都要忙著籌辦興趣班、聯絡導師和同學。為求進步，她更每晚在教會鏡房練舞三四個小時，風雨不改。父母眼見她投放在學會的時間遠比讀書多，成績又強差人意，認為街頭舞蹈拖累了她的學業，自此反對她學習街舞。黃嘉希自言對街舞的興趣比讀書大，「我自己也覺得很瘋狂，但當我喜歡一樣東西，就會想專心做好它。如果將放在讀書的時間，用來跳舞，一樣可以成功！」

她表示，因為跳舞，自己和父母曾多次發生爭執。父親更曾經為了不讓自己去練舞，在大門門框上釘上釘子，將她反鎖在屋內。

她憶述，那天晚上如常換上運動裝，懷著愉悅的心情，打算出發到教會會合舞伴。打開大門的一剎那，有點不對勁。門鎖壞了，門開不了，她，被反鎖了。她焦急得很，猛烈地拉扯大門，但徒勞無功。細看之下，門鎖並沒有壞，只是父親在大門門框上釘上一排排釘子，禁止她外出練習。

「跳街舞無前途！這個時候應該讀書，早知道你會變成這樣，小時候就不准你學！」父母認定黃嘉希反叛，強烈反對她跳舞。對此，黃嘉希很傷心，「我真的想過爬到下一層逃出去，但我又考慮，如果我就這樣跑掉，父母會怎樣？」最終她打消了這

個突如其來的念頭。

父母的反對未有打消她的熱誠，後來她更加入了 Swagger.G，希望有一番作為。

狂野打扮惹誤解

Swagger.G 是一個以狂野和力量作賣點的團隊，莫馳鳳和黃嘉希會以性感狂野的形象示人，因此有人誤以為她們是不良少女。

平日簡樸的黃嘉希覺得在舞台上能找到另一個自己。她說：「街舞舞者講究形象打扮，但並不代表是學壞，有時候形象只是為了配合舞台效果！」

街頭舞蹈表演同時要求舞蹈員有十足的柔軟度和體能。莫馳鳳說：「剛開始時，我覺得跳舞前拉筋很浪費時間！又痛又累！」但後來她明白熱身運動是不容忽視的，舞蹈員需應付高難度舞步，沒有足夠熱身容易拉傷筋骨。她現在更笑言：「我一定要做到一字馬！」

雖然受到父母的阻撓，但在堅持和努力下，她們都受到賞識，更獲邀到音樂會作表演嘉賓。當晚觀眾的掌聲，為她們寫下光輝的一頁。

街舞輔助青少年成長

香港扶助會青少年街舞聯盟前項目主任雷姑娘表示，不少港人對街頭舞蹈員有品學惡劣的印象，但她指聯盟舉辦的街舞工作坊和比賽，不乏區內才德兼備的大專生和名校生參加。而且街舞舞步繁多，運動量大，如霹靂舞著名的高難度動作「湯馬仕盆旋」，如果真的是吸煙或吸毒，絕對應付不來這樣大的運動量。香港扶助會的研究顯示，參與街舞能培養青少年重視團隊精神，建立自信和舒緩生活壓力，對青少年成長有正面影響。

一直想寓興趣於職業的莫馳鳳，現兼任社區中心街舞導師，教導一群區內的邊緣青年。他們由喜歡深夜流連街上，到現在醉心練舞，更為

了街舞而戒煙。街頭舞蹈，也見證著青少年踏上正途的足跡。



註冊報紙一二四二號
第四十二卷 二零一二年三月

督印人 郭中實
顧問 杜耀明 黃天賜
總編輯 袁樂婷
副總編輯 黎穎芯 歐陽澄 連達曦
網絡版主編 葉天佑 高福慧
多媒體技術支援 吳美鈴
美術總監 莫紫瑩
資料庫 馮晉研
發行 鄭樂文
公關 朱嘉儀 劉雅艷 陳曉欣

編輯 黃昱 劉雅艷 鄭樂文 陳曉欣 葉碧涵 馮晉研 高福慧 謝思明 吳美鈴
尤靜純 莫紫瑩 吳美鈴 葉天佑

記者 李凱倫 薛敏清 楊婉婷 鄭愛妮 劉敏霏 許宇靖 袁婉婷 何建邦 陳翔翎
彭珏榆 丘夢琦 林穎 潘冰婉 吳嘉玲 戴緒傑 黃穎瑜 唐亞男 李詠珊 曾映妹
黃康婷 馬蕊丹 林偉昌 姚文基 王方南 伍詩雅 梁崇碧 梁偉聰 陳南茜 黎婉

嫻
吳慧英 譚嘉意 李詩欣 易淑麗 張楚瑜 陳嘉欣 唐芷晴 薛靖 盧于群 于奇偉

出版及承印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出版及承印地址 九龍塘禧福道五號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
電話 3411 7461
傳真 3411 5079
網址 <http://sanpoyan.journalism.hkbu.edu.hk>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學生刊物